

曾日国藩嘉言录

曾光策

编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曾国藩嘉言录

曾光炎 编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96 号

责任编辑:李 镇

封面设计:李士英

版式设计:吴运生

书 名	曾国藩嘉言录
编著者	曾光炎
出 版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发 行	(北京复兴门外广播电影电视部内) 邮政编码:100866
印 刷	北京巨山印刷厂
经 销	新 华 书 店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172 千字
印 张	7.75
版 次	1994 年 10 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1994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78-1130-1/Z·240
定 价	6.90

目 录

序	(1)
编辑大意	(3)
五箴	(4)
对联	(6)
治学篇	(7)
治身篇	(75)
治家篇	(153)
治事篇	(185)
治军篇	(219)

序

曾文正公（国藩）进德修业，善教其身，尤善教其子弟僚友，所著《日记》、《家书》、《家训》，有典有则，剴切详明，为世人所取法。仆少失怙，家贫母老，血气未定，交友不慎，几几乎坠入沉人之渊，慈母深悲焉。于是泣而杖之，杖而复泣之，小子匍匐泥首，谢罪惶恐！遂矢志读书。顾小学毕业，识字不多，知义尤浅，自学无师，怵焉而馁。请于慈母，买《辞源》一部，《字典》一部，闭门潜修，字不识，查字典；义不明，检《辞源》，从曾文正公家书始，而家训，而日记，循而读之。渐有所会，然后兢兢焉知所趋避，去而离沉人之渊，就而与有道君子游，乡父老以为晋之周处盖如是，从而称焉。慈母乃大悦。

自后坎坷颠连，与文正书绝缘数十年，鄙吝复萌，愆尤丛集，良可哀也。近年来复得与文正书相值，久别重逢，倍觉亲切。温读之顷，凡学问之事与夫诚正修齐治平之要，随手札记，积若干条，订为一卷，颜曰《曾国藩嘉言录》，既以立己，兼以立人。夫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而谓不能者，非人之情也；第以习俗沾染，陷溺日深

耳。苟能反之，则浩然之气，集义所生，充然君子矣。《曾国藩嘉言录》大抵皆阐明羞恶是非之义，而指示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道。有志者取而读之，澡躬浴德，志事日新，于家庭教育，社会治安，有良益焉。孟子曰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是谓善推其所为。然则爱吾身推而爱人之身，悯吾坠推而悯人之坠，固仆之所深愿也，敢不勉焉！

呜呼！仆不孝，烦先慈忧，既泣而杖之，复杖而泣之，其泣其杖，皆先慈之至痛也，心则碎矣！世多贤母：孟母则择邻，陶母则封鲋，柳母则和丸，欧母则画荻，皆欲成其子也。先慈之泣与杖，事虽与诸贤母异，其欲成子之切，用心良苦，则一也。独不孝受慈母之教，而因循无一就，未能效孟子舆、陶士行、柳仲郢、欧阳永叔万万之一，则抱恨深矣！即乡父老所谬与周处者亦深辜其望，尤不胜老人之悲云。

一九九三年十月拙叟曾光炎于怡园

时年八十有二

编辑大意

(一) 仆少时读曾国藩书，称之为“百病良方”，今日读之，仍然是百病良方。有志之士，或治学、或治身、或治家、或治事、或治军，遇有疑难，取而读之，必有良效。

(二) 本编取材于曾国藩《日记》、《家书》、《家训》、《书牍》，是节录不是全抄。

(三) 本编分为五篇：治学、治身、治家、治事、治军。每篇各条，均标小题。各条次第，隐依日记、家书、家训、书牍年月之序。

(四) 各条有宜加注者注之，有宜说明者说明之。注者标一“注号”，说明者标一“按”字。无须加注，说明者，略。

(五) 编者学识浅薄，年衰力绌；错误之处，必不能免。诚求读者惠赐指教，至所盼祷！

五 箴

五箴并序

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春作

少不自立，荏苒遂泊今兹。盖古人学成之年，而吾碌碌尚如斯也，不其戚矣！继是以往，人事日纷，德慧日损，下流之赴，抑又可知。夫痰疾所以益智，逸豫所以亡身，仆以中材而履安顺，将欲刻苦而自振拔，谅哉！其难之与？作五箴以自创云：

立志箴

煌煌先哲，彼不犹人，藐焉小子，亦父母之身，聪明福祿，予吾者厚哉！弃天而佚，是及凶灾。积悔累千，其终也已！往者不可追，请从今始。荷道以躬，與之以言，一息尚活，永矢弗谖。

居敬箴

天地定位，二五胚胎，鼎焉作配，实曰三才。伊恪斋明，以凝汝命，女之不庄，伐生伐性。谁人可慢？何事可弛？弛事者无成，慢人者反尔。彼纵不反，亦长吾骄，人则下女，天罚昭昭！

主敬箴

斋宿日观，天鸡一鸣，万籁俱息，但闻钟声。后有毒蛇，前有猛虎，神定不慑，谁敢余侮？岂伊避人，日对三军，我虑则一，彼纷不纷。驰骛半生，曾不自主，今其老矣，殆扰

扰以终古。

谨言箴

巧语悦人，自扰其身，闻言送日，亦扰女神，解人不夸，夸人不解，道听途说，智笑愚骇，骇者终明，谓女实欺；笑者鄙汝，虽矢犹疑。尤悔既丛，铭以自攻，铭而复蹈，嗟女既耄。

有恒箴

自吾识字，百历洎兹，二十有八载，则无一知。曩之所忻，阅时而鄙，故者既抛，新者旋徙。德业之不当，曰为物牵，尔之耳食，曾未闻或愆，黍黍之增，久乃盈斗，天君司命，敢告马走。

对 联

养活一团春意思；
撑起两根穷骨头！

与人为善，取人为善；
乐以终身，忧以终身。

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；
莫问收获，但问耕耘。

天下当无易处之境遇；
人生那有空闲的光阴！

天下无易境，天下无难境；
终身有乐处，终身有难处。

不怨不尤，但反身争个一壁静；
勿忘勿助，看平地长得万丈高。

治 学 篇

教四弟读书不在择地只在自立（家书）

观四弟来信甚详，其发奋自励之志，溢于行间，然必欲找馆出外，此何意也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，容易耽搁，则不如出外较清静耳。此不尽然。苟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可读书，即旷野之地，热闹之场，亦可读书，负薪牧豕，皆可读书；苟不能发奋自立，则家塾不宜读书，即清静之乡，神仙之境，皆不能读书。何必择地？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。

教六弟科名得失不必忧（日记）

六弟来信，以科试不利为忧，自怨数奇^①而发牢骚，余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。君子之立志也，有民胞物与之量，有内圣外王之业，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，不愧为天地之完人。故其为忧也，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，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，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，蛮夷猾夏则忧之，小人在位圣才否闭则忧之，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。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，此君子之所忧也。若夫一身之屈伸，一家之饥饱，世俗之荣辱得失，贵贱毁誉，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。愿六弟勉之！

^① 数奇，谓运蹇，作事不顺。

论读书当致力于《大学》 (日记)

人不读书则已，既自名曰读书人，则必从事于《大学》^①。《大学》之纲领有三，其条目则有八。纲领三者：曰明德，曰新民，曰止于至善。皆我分内事也。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，谓此三项，与我身了不相涉，则读书何用？虽使能文能诗，博雅自诩，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^②耳。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乎？故大学三纲领，皆己身切要之事，不可不明白也。八条目者：曰格物，曰致知，曰诚意，曰正心，曰修身，曰齐家，曰治国，曰平天下。自我观之，其致功之处，则仅格物、诚意二者为最要。格物，致知之事也；诚意，力行之事也。物者何？即所谓本末之物也。身、心、意、知、家、国、天下，皆物也，天地万物皆物也，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。格者何？即物而穷其理也。如事亲定省，物也，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，即格物也。事兄随行，物也，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心，物也，究其所以存心之理，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，即格物也。吾身，物也，究其敬身之理，又博究其立斋坐尸以敬身之理，即格物也。每日所看之书，句句皆物也，切己体察，穷究其理，即格物也。此致知之事也。所谓诚意者，即其所知而力行之，是不欺也。知一句便行一

① 《礼记》篇名。至宋，与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合为《四书》，为旧时学生必读之书。

② 鄙贱之人。

句，此力行之事也。此二者并进，下学在此，上达亦在此。

谈理学（日记）

饭后走邵蕙西^①处，谈及理学^②。邵言：“刘蕺山^③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，不如看薛文清^④公、陆清献^⑤公、李文贞^⑥公、张文端^⑦公诸集，最为醇正。”自惭未见诸集，为无本也。

心粗不入（日记）

早起读《易·大壮》，彖、大象，正与养气章通。爻辞无所得，心粗不入故也。饭后，复读《易》，仍无得。灯下拟作

① 邵懿辰字蕙西，清仁和人，时官刑部员外郎。

② 理学亦称性理学，亦称道学。东汉以来，治经专重训诂，宋儒则以义理为主，故有理学之称。又以兼谈性命，故亦称性理学，又称宋学，以别于汉学而言。

③ 刘宗周，号念台，明山阴人，万历进士。曾讲学蕺山，学者称蕺山先生。著有《圣学宗要》、《学言》、《人谱》、《论语学案》。

④ 薛瑄，号敬轩，明河津人，永乐进士。卒谥文清。著有《读书录》、《从政名言》、《薛文清公集》。

⑤ 陆陇其，字稼书，清平湖人，康熙进士。卒谥清献。著有《四书大全》、《困勉集》、《松阳讲义》、《古文尚书考》、《三角堂文集》。

⑥ 李光地，号厚庵，清安溪人，康熙进上。卒谥文贞。著有《周易通论》、《尚书解义》、《洪范说》、《榕村文集》。

⑦ 张英，字敦复，清桐城人，康熙进士。卒谥文端。著有《易书衷论》、《笥素堂文集》、《恒产琐言》、《聪训斋语》。

题图诗，意欲求工，反不能成一字。一时游思纷至，客气上浮，此数日意图自新，竟与从前何异？静字全无功夫，欲心之凝定，得乎？

按：读书全要心静气沉，才能入里有所得。心不静，气不沉，人在读书而心不在读书，此之谓心粗不入，不入则无所得，读犹不读也。

论读书之道 （日记）

读书之道，杜元凯^①言：“若江海之侵，膏泽之润；若闻见太寡，蕴蓄太浅，譬犹一勺之水，断无转相灌注泽润丰美之象。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。”

论读书 （日记）

温苏诗，朗诵颇久，有声出金石之乐。因思古人文章，所以与天地不敝者，实赖气以昌之，声以永之，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，徒糟粕耳。

读《文选·杂拟》，思古人措辞之深秀，实非唐以后人所可及。特气有騫翥骏迈者，亦有不尽然者，或不免为辞所累

^① 杜预字元凯，晋杜陵人。官镇南大将军。酷嗜《左传》，著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

耳。若以颜延之、谢灵运、鲍照、谢朓之辞而运之以扬雄、韩愈之气，岂不更可贵哉？

论为学 （家书）

余思朱子言：“为学譬如熬肉，先须用猛火煮，然后用慢火温。”余生平工夫，全未用猛火煮过，虽略有见识，乃是从悟境得来，偶用功，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。如未沸之汤，遽用慢火温之，则愈煮愈不熟矣。

为学譬如掘井 （家书）

吴子序尝言：“用功譬如掘井，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，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，而用之不竭乎？”此语正与余病相合。盖余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。

按：有甲乙二人居无饮水。甲掘地数尺，无水，易一地，掘数尺，无水，又易地掘数尺，仍无水。乃止。乙掘地数尺，无水，继掘之，数尺，无水，又掘之，数尺，遂得美泉。甲不得水，数易地，所掘浅也，乙得水，地不移，所掘深也。为学如此，乃能有成。